

# 母亲的手工茶

□黄明珠

父母墓地四周栽种着茶树，这对他们尤其是母亲来说，一定是欢喜的吧！母亲爱茶，每到春天，母亲都会到山里去采茶。家里的茶叶，都是她亲手炒制的。

老家在皖南的大山里，茶树自然生长在山坡上，矮的见尺，高的丈余。沟沟坎坎里，茶树长势不成规模，布满屋前屋后、村前村后。

每年谷雨前清明后，都是采茶最忙的时间。父亲忙着种田，采茶、炒茶自然而然成了母亲的活儿。谷雨前的茶，芽尖如雀舌，母亲每天弓着腰或仰着头扑在茶树地里，一点一点采摘着，一天摘不了多少。采回的活茶不能过夜，当天必须要炒制出来。

吃过晚饭，母亲开始炒茶。她把锅洗得很干净，灶里烧了火，叫我们在灶下守着添柴、退火。母亲在锅里快速地翻着活茶。茶叶不能粘锅，随着锅里热气升高，翻茶的速度也更快了。茶叶冒着热气“吱吱”响着，母亲的手不停地翻动着，嘴里不停地指挥着烧大火或小火。待茶叶均匀受热断生后，母亲快速捞起茶叶，在干净的桌上轻轻地揉着。待揉出了汁，母亲又将茶叶放进锅里，叮嘱我们烧小火。她伸开五指轻轻翻着，直到茶叶变成青玉色的颗粒，灶里的火越来越小，也不需要再添柴。母亲就着锅里的余热轻轻地翻着，直到茶叶干透了，便用一张表心纸隔着锅，把茶叶均匀地铺在上面烘着。炒好的茶叶不能直接铺在锅里，否则，泡出来的茶汁浑而口感差。此时，灶里不能有明火，以免茶叶焦糊。炒好茶，往



往是夜很深了，人也非常疲倦了。

谷雨前的茶很稀罕。炒干后，青玉色的小颗粒呈不规则的圆，上面似乎覆有淡淡的霜粉，闻着香气沁人心脾，用白瓷杯泡上一杯，小茶尖慢慢舒展开，惹人舌尖生津。山里人不会茶道，只会大口大口地品味自制的山茶。每年春天，耕田劳作之余，品味新茶便是山里人难得的闲适。我家靠山面水，坐落在农田间，农耕时节，大家爱聚在我家门前。母亲给每人泡杯茶，边喝边开始聊茶。乡人们说的是

自己制茶的经验，比如翻炒的手法、揉搓的力道、调制火力的大小，甚至什么样的柴炒出的茶好。他们还品评谁的茶好、谁的不好，路过谁家都闻到糊味了。

谷雨茶必须是谷雨那天采摘，说是有很好的治病功效。母亲每年炒制的谷雨茶，都用表心纸包好，标注上记号，搁置在装有石灰的瓦坛或铁皮筒里密封着，宝贝一样收藏好，只有

家里来了贵客才泡上一杯，平时是不拿出来的。如果父亲做活累了，或者我们不舒服生病了，母亲也会泡杯谷雨茶，说是喝了解乏祛寒。不知是心理作用，还是实有功效，几杯热茶下去，人真的舒服多了。

曾记得姑母到我家来玩，喘得拉风箱一样，母亲每天给她泡杯谷雨茶。几天后姑母的咳嗽果真好多了，喘也平息了一些。而后每到冬天，姑母就念叨着母亲的谷雨茶，母亲也会给她留着或捎带点去。可惜姑母说，茶叶到了她那里，喝着没有家里的香甜润口，尽管茶还是原来的茶，水却不是了。山泉泡茶，也许它们更容易融合、更容易共鸣吧！

过了谷雨，阳光很暖，茶叶长得快。早上才是小芽尖，下午就是偌大的叶片了，要赶紧着采摘。母亲一直在茶地里忙着采茶，一篮一篮的茶采回家，一锅一锅地炒。晚上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茶叶在锅里“吱吱”冒着热气，母亲的五指转动得像飞轮，一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，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很多年后，我依然记得母亲遥控火温的指挥若定，记得给母亲打扇擦汗时她对我的温柔一笑。

谷雨后的茶叶大了很多，揉搓工序要多一道或两道。待到茶叶成了不规则的圆颗粒时，翻炒的手劲不可太用力，否则碎的多。这时候的火，只能靠余温，怕糊了。这样，几锅茶炒下来，常常过午了。

做茶的那些日子，每天早上，母亲把锅里的干茶端出来时，总要一遍一遍地闻着，然后泡上一杯。看着青玉色覆着霜粉的茶颗粒，闻着满腹的山野气息，母亲的笑很安详。这种愉悦一直要持续好多天，直到茶叶老得没有了品相，田地里的活也渐渐多起来，母亲就不再采茶了。

# 一张小矮桌

□侯美玲

北方的冬天漫长而寒冷，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而来，将天地装点成银色的世界。山路被封，父亲无法前往山沟里的工厂上班，只能在家休息。

窝在家里的日子，父亲过得惬意如神仙。屋外银装素裹，屋内热气腾腾，一个大搪瓷缸里散发出悠悠茉莉花香。父亲坐在炕上，披一件棉衣，面前放着一个矮桌，上面有他最爱的书籍，《封神榜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等等。

父亲喜欢在炕上看书，大桌子占地方，特意请人做了一个矮桌。枣木做的小矮桌，质地坚硬细致，木纹像水波一样轻柔，配上枣红色油漆，显得美观又轻巧。

那些厚厚的书籍，父亲看过很多遍，其中的内容早已烂熟于胸，但他仍然看得悠闲自得。父亲读书时，要求我们不准出声，我和弟弟便傻傻地坐在炕角，一声不吭。父亲看到有趣的地方，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，就像湖水里丢了一个石子，平静的湖面被打破。我们忙凑过去，央求道：“书上讲了啥好笑的地方？给我们讲讲吧！”

父亲这才注意到身边还有两个小不点儿，故意咳嗽两声，将书轻轻合上。草船借箭、三顾茅庐、蒋干盗书、诸葛亮智慧无边、刘备惜才诚心、蒋干被人愚弄……父亲讲得绘声绘色，扣人心弦，听得我们欲罢不能。讲完一个故事，父亲不忘启发我们：“一定要多识字，才能读到有趣的故事。”从那时起，我总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读书，能给别人讲故事。

后来，我上了小学，经常趴在矮桌上写作业。矮桌有点小，胳膊肘总是悬在空中，可我还是喜欢矮桌，常常和弟弟抢着用。

我刚刚学会几百个字时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坐在矮桌前看书。和父亲的不同的书，我的书是小人书，很薄，上面还有很多插图，但我仍然乐此不疲，看得津津有味。长大一些，我也能看厚厚的书了，矮桌上经常出现很多小说，《窗外》《梦的衣裳》《玉娇龙》《红楼梦》，当然，少不了那个年代最火的武侠小说，《天龙八部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。再后来，矮桌上出现好多外国名著，《简·爱》《飘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小妇人》。

因为爱看小说，我写起作文来毫不费力，常常被老师夸赞文笔优美。暑假，我想象着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偷偷写起了小说，虽然笔法稚嫩，离发表还有很大距离，但我乐此不疲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一家单位供职，下班后回到宿舍，同事们大多在一起打牌、跳舞，虽然热闹非凡，但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

那时候，家里要搬家，好多东西都要送人，其中就有那张矮桌。几年不用，矮桌灰头土脸地立在墙角，看着它，儿时读书的画面浮现在眼前，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。

那天下午，我带着矮桌回到宿舍，舍友笑作一团，说我捡了一个古董。我用抹布细细擦拭矮桌上的灰尘，一点点还原它本来的面目。晚霞从窗户射进来，斜斜地照在矮桌上，原本暗淡无光的小矮桌忽然变得熠熠生辉，光滑的桌面，小巧的身躯，陈旧的颜色，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古色。我把矮桌放在单人床上，拉起床幔，一个人像小时候那样读起书来。

我从小喜欢文学，后来阴差阳错学了化学专业。看着下班后大把时光被浪费，我决定重拾文学梦，参加自学考试，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课程。

自学终究是辛苦的，也是孤独的。每天晚上，陪伴我的是一盏孤寂的灯和默默无语的小矮桌，还有厚厚的复习资料。我坐在床上，默默读书、抄笔记，累了，就趴在桌上小睡一会儿，醒来继续读书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数小时看书、学习，矮桌上的油漆几乎都被磨光了。三年后，我顺利拿到毕业证书，一些小文章不时发表在报纸、杂志上，为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些许趣味。

结婚、生子，几年后，我们一家三口搬到单元房居住，屋子里的家具都是新买的，个个崭新发亮，唯有矮桌油漆斑驳，显得很和谐。有几次，我拿起它准备扔掉，可它不言不语，任凭我处置，我于心不忍，将它用布盖起来放在阳台一角。

从幼儿园接回儿子，我要为全家人做饭，又不放心儿子一个人，就将矮桌放在床上靠窗的地方，让他坐在矮桌旁玩耍，我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他。

矮桌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，有点猝不及防。做饭间隙，只要一抬头，就能看见儿子在矮桌上摆弄玩具，或者津津有味地看故事书。儿子双手托着腮帮，像个大人一样读书，虎头虎脑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一张矮桌，陪伴了我四十年光阴，也见证了一家三代人的读书岁月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一段历程。

# 一株海棠树的心语

□耿艳菊

母亲从我带回的点心挑出两盒清淡酥软的，让我去看看巷子东头的邻居穆爷爷。

穆爷爷虽是邻居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家人对他却有着一份特别的情意。尤其是我，母亲常常告诫我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况且是救命之恩呢！

那年下大雨，我一个人蹚着水去镇子外的木料厂找父亲，经过一片林子时，水淹没了路，我脚底一滑，掉进了一个深树坑中。坑中蓄满了雨水，我拼命挣扎，却是越挣扎，黄黄的带着泥浆的雨水越往口中灌。这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拽住了我的胳膊，一下子把我从树坑里拽了上来。

这双有力的大手是穆爷爷的。穆爷爷冒着风雨，冒着危险救下了我。这让父亲母亲非常感动。大家都在一个巷子里住着，逢年过节，父亲母亲必郑重地备了礼品去看望穆爷爷。这时候，穆爷爷的脸上总是会漾起羞涩而温暖的笑容。

穆爷爷是外乡人，他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其实过得并不如意。他是作为上门女婿来到我们镇的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在大家的闲言碎语中，人们对他多少有点看不起的意味。穆爷爷一向是沉默而低调的，整天低垂着头，默默做事，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，孤孤单单的。

穆爷爷的妻子，也就是穆奶奶，是镇上土生土长的女子，有几分泼辣，对穆爷爷倒是温柔、敬重。她原来已有一个儿子，后来穆爷爷来了，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。穆奶奶为了给穆爷爷尊严和体面，让孩子们都随穆爷

爷姓穆。这样的一个家庭，也算是美满了。

穆奶奶一直待穆爷爷很好，但穆爷爷似乎就是快乐不起来，常年苦着脸。听巷子里的老人讲，穆爷爷原本只是路过镇子的生意客，却和穆奶奶一见钟情，不管不顾地为了爱情留在小镇。然而，生活的平淡终是在时光里掩盖了爱情的光辉，尤其是平常人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中，爱情本就是天际的云朵。穆爷爷眼神里的光彩一点点暗淡下来，慢慢充斥着一种复杂、落寞的意味，在异乡的天空下，他孤独又落寞。

不承想，穆奶奶先走了，穆爷爷的孤独落寞里又多了一份惆怅和纠结。女儿出嫁了，穆奶奶的儿子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，穆爷爷越来越觉得自己待在这个镇上显得多余而可笑。他想回到故乡去，可故乡似乎也不欢迎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到处都是陌生的，父母早不在了，兄弟们各有家庭，不似少时亲近，情感慢慢淡了。这位老人只能坐在斜阳的余晖里，默默地、孤单地度着日月。

我正要出门，母亲突然充满忧伤地说了一句：现在的穆爷爷变得越来越奇怪了，你注意说话的方式，别惹他不开心。

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穆爷爷捡来的那株海棠树，自从他在公路边捡回那棵被人扔掉的枯干的海棠树苗后，他在人们的眼中就更加奇怪了，甚至被说精神有点不正常。大家都说这海棠树苗养不活了，穆爷爷偏不听，当宝贝一样在他家院子里选了一块最好的地方种下了。他每天不但精心养护，而且要花大部分时间坐在海棠树

旁边自言自语，有说有笑。女儿来看他，被父亲的情形吓住了，要把干枯的海棠拔去扔掉。一向温和的穆爷爷第一次大发雷霆，把女儿赶了出去，吵得整个巷子人尽皆知。

这株失去生命力的海棠树竟慢慢活过来了，努力地长出胭脂色的小花苞，绽放出一朵朵如白玉似的花瓣，伸展出青翠欲滴的叶片，孱弱的枝条却蕴藏着勃勃生机。它成了穆爷爷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。

推开穆爷爷家的门，我虽然有心理准备，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。一年不见，这株海棠树更茁壮了，满树的花朵像一只只翩翩飞舞的白蝴蝶，孤寂的院子里流淌着的是热闹欢畅的气息。穆爷爷正昂着头和他的海棠树说话。他的头发快全白了，背却挺得很直，显得年轻精神，不知说到什么开心事，他爽朗地笑起来。

这一刻，我仿佛理解了穆爷爷的奇怪和不正常。我想起一篇小说里说到的“心语”。“心语”在一生中有多么重要，人和物之间，人和人之间，常常要通过这一特异的语言去沟通。心语就是心里的话，装在心里，但也需要自己懂得。穆爷爷一定是把这棵海棠树当成了他的知己，他懂海棠树的心语，海棠树也懂他的心语。他们是多么像啊，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、生长、繁茂，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。穆爷爷一定看明白了海棠树比他豁达的地方，它从来不悲伤，整天兴冲冲地铆着劲儿往灿烂的路上奔着，哪怕花期短暂，哪怕好时光一晃而过。

我想，在这株海棠树美好的花事里，穆爷爷放下了多年的落寞和孤独，还有他的惆怅和矛盾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张向阳 美编：陈明丽